

■名家茶座

从“翠鸟三迁”说开去

《古今笑》记载了一则“翠鸟三迁”的寓言故事：“翠鸟先高作巢以避患。及生子，爱之，恐坠，稍下作巢。子长羽毛，复益爱之，又更下巢，而人遂得而取之矣。”

对于生命个体来说，安全最重要，其它都是浮云，翠鸟缘何不顾生命安全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迁巢？因为翠鸟更爱宝宝的生命。建高巢，为避患，但是翠鸟有了宝宝，高巢便不“安全”，怕宝宝掉下去摔死了，就把巢穴往下迁移。翠鸟迁巢由高到中，再由中到低，一路迁下来，终被人类连窝端了——本为爱孩子，却害了孩子，翠鸟真是愚蠢的鸟儿。

人类的社会也有一个人尽皆知的“三迁”故事，即“孟母三迁”。孟母为了爱子，也是一而

■私人相册

难忘的入党那一天

提起笔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。我二十二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如今已是古稀老人。我是在党的培养下由一名懵懂少年成长为共青团员、共产党员。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。”这支熟悉的歌曲伴随着我成长的道路。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里，我不禁又回忆起自己光荣入党那年的情景。

那一年是我进厂的第四个年头，我在车间搞团的工作，并与复旦大学前来“开门办学”的师生创作组和上海电影制片厂“下生活”的编、导、摄影同志一起搞调查、采访工厂的新旧变化和工厂里的先进人物。这一天是个雪花飘扬的日子，车间里却是温暖如春，党支部书记来找我，说组织上叫我去一次，我不知何事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。一进门只见总支书记沈师傅与党委组织部老王同志正等着我，他们笑咪咪地请我坐下，告诉我组织上已同意吸收我入党。当时我的心情别提多激动了，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想哭想笑想向党倾吐自己的心里话，可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郑重地接入党志愿书，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从党总支办公室出来，我觉得心情是格外的愉快，情绪是那么的高涨，以至那纷纷扬扬飘落到脸上身上的雪花也不感到讨厌了。

举行支部大会的那一天，我披了一件学生时穿的花棉袄从车间走

再、再而三地迁居：从墓地附近到集市跟前，再到学校旁边，最终成就了一代亚圣孟子。这是一个智慧的母亲，知道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学校的孟子真就成了大儒。

观“翠鸟三迁”与“孟母三迁”，同样是迁居，“迁”的内涵却大不同。

“翠鸟三迁”是一味迁就，翠鸟不思迁就的后果，只要降低巢穴，不摔着宝宝就好，火烧眉毛只顾眼前，眼光只有尺把长。如此而已。

“孟母三迁”则是适时改变，孟母每迁一处都会思考，是否有利于孩子生长，眼光放得长远，为孩子的未来着想：居墓地旁，孩子必然“嬉游为墓间之事”；居集市旁，孩子又会“嬉

■私人相册

难忘的入党那一天

到了会场。会场里灯光通明，热气腾腾，我坐到我所尊敬的老师傅、共同工作的熟悉的姐妹们身旁，听着他们对我的希望、鼓励……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，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，似一股暖流在我胸中涌动。我不再是过去任性的小姑娘，我会长大，因为我是党的女儿了。在鲜红的党旗下，我举手宣誓：一生跟党走，不回头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加班加点不计报酬，努力学习技术。三班倒，后来又是四班三运转，最不适应的就是上夜班，每到凌晨三四点我就会呕吐，吐完继续操作。夜班的最后一天往往还要义务加班，连续工作十个小时，再累我没有叫过；再苦我也坚持着干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有时候工区发放电影票，我挑最差的座位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小事做起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经常和其他党员一道看望生病的职工，捐款帮助家庭困难群众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个人和十佳新风个人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这代人大部分失去了进大学读书的机会，于是乎我白天上班晚上自学，先取得了高中文凭，又通过全国电视大学统考取得了大专学历。

几十年瞬间过去了，我也早已退休。值得我欣慰的是，我的儿子、儿媳也是中共党员，儿媳还被评为行业标兵、高级工程师、市三八红旗手、团中央授予的先进个人，这都是党的培养和教育，也是我一生的期望，我为他们感到自豪。我的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华，虽然只是人生旅途中短暂的一年，但它却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。

戏为贾人炫卖之事”；居学校旁，孩子则学“揖让进退”，孟母这才称心如意。

都是“三迁”，效果却截然相反，似乎可以从中总结一些育儿的经验与教训。

首先，育儿不可迁就。孕育出小生命是一个家庭的大事，为人父母者切不可过分迁就孩子，孩子要东就是东，要西就是西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是极其危险的。父母总觉得孩子毕竟是孩子，离不开他们的保护，小时迁就一些，长大就好了，以为船到桥头自会直，岂不知恶习惯已然养成，孩子再难改造。很多被父母过度保护和迁就的孩子，即使能够长大，也很难成人，早就在精神上“夭折”了。育儿不迁就，要学孟母，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去挑剔、鉴别和选择。

■私人相册

难忘的入党那一天

到了会场。会场里灯光通明，热气腾腾，我坐到我所尊敬的老师傅、共同工作的熟悉的姐妹们身旁，听着他们对我的希望、鼓励……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，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，似一股暖流在我胸中涌动。我不再是过去任性的小姑娘，我会长大，因为我是党的女儿了。在鲜红的党旗下，我举手宣誓：一生跟党走，不回头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加班加点不计报酬，努力学习技术。三班倒，后来又是四班三运转，最不适应的就是上夜班，每到凌晨三四点我就会呕吐，吐完继续操作。夜班的最后一天往往还要义务加班，连续工作十个小时，再累我没有叫过；再苦我也坚持着干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有时候工区发放电影票，我挑最差的座位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小事做起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经常和其他党员一道看望生病的职工，捐款帮助家庭困难群众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个人和十佳新风个人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这代人大部分失去了进大学读书的机会，于是乎我白天上班晚上自学，先取得了高中文凭，又通过全国电视大学统考取得了大专学历。

几十年瞬间过去了，我也早已退休。值得我欣慰的是，我的儿子、儿媳也是中共党员，儿媳还被评为行业标兵、高级工程师、市三八红旗手、团中央授予的先进个人，这都是党的培养和教育，也是我一生的期望，我为他们感到自豪。我的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华，虽然只是人生旅途中短暂的一年，但它却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。

■法官手记

父亲

最初对父亲的印象，是模糊的，这大抵是因为记忆的缘故。让我印象最深的，一是父亲送我上学，二是父亲的教诲。

家附近没有好的中学，遂努力考入一所较好的。可惜，距离太远。其实，距离放在今天来看，也不远。但是，私家车还没有普及，公交又不便利，给我的选择或是住校或是走读。父亲心疼我住校吃住不好，决定让我走读，每天送我去读书。

从家到学校，有一公里左右的上坡。一个人骑自行车尚且费劲，何况是再带一人。父亲有些倔强，明明已经很难再蹬动链条，索性就站起来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车身随着左右腿的交替发力，有规律地摇摆着，直到走完那一段长长的上坡路。每当我心疼父亲让他放我下来一起走过去时，他总是笑着说说不累，权当锻炼身体。下雨天，父亲披着雨衣，雨水把他的头发打得凌乱，父亲扭过头看后方来车，我已分不清他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汗珠。北方的秋季，多暴雨，夹杂着狂风和电闪，我抱着父亲的腰，躲进雨披，仿佛瞬间和外边电闪雷鸣的世界相隔绝。路上结冰，父亲也照旧送我，至今还记得那样一个场景：路两边白雪皑皑，路上的冰尚未全部融化，父亲紧紧握住车头，带着我骑行在那条叫钢铁路的地方……

每次把我送到学校，父亲回去上班，来时的下坡就变成了2公里多的上坡，父亲骑不动了，推着车，一步一步走回单位。就这样，风雨无阻接送我三年，从未间断。

工作后，父亲只是一再叮嘱，要干好本职工作，要与人为善，要尊敬领导、团结同事。父亲的教诲，铭记于心。

现如今，我也初为人父。再回头，看父亲，似乎泪眼婆娑，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头发早已半白。父爱如山，它深沉，不喜欢说出口；它伟岸，一时难以窥其全貌；它雄浑，有不可阻挡的力量；它磅礴，无人可以撼动；它伟大，能够为子女奉献一切。

我会当好一位父亲，因为我有一位好父亲，他一直在用同样的爱，关心、陪伴着我，从未改变。

■私人相册

难忘的入党那一天

到了会场。会场里灯光通明，热气腾腾，我坐到我所尊敬的老师傅、共同工作的熟悉的姐妹们身旁，听着他们对我的希望、鼓励……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，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，似一股暖流在我胸中涌动。我不再是过去任性的小姑娘，我会长大，因为我是党的女儿了。在鲜红的党旗下，我举手宣誓：一生跟党走，不回头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加班加点不计报酬，努力学习技术。三班倒，后来又是四班三运转，最不适应的就是上夜班，每到凌晨三四点我就会呕吐，吐完继续操作。夜班的最后一天往往还要义务加班，连续工作十个小时，再累我没有叫过；再苦我也坚持着干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有时候工区发放电影票，我挑最差的座位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小事做起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经常和其他党员一道看望生病的职工，捐款帮助家庭困难群众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个人和十佳新风个人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这代人大部分失去了进大学读书的机会，于是乎我白天上班晚上自学，先取得了高中文凭，又通过全国电视大学统考取得了大专学历。

几十年瞬间过去了，我也早已退休。值得我欣慰的是，我的儿子、儿媳也是中共党员，儿媳还被评为行业标兵、高级工程师、市三八红旗手、团中央授予的先进个人，这都是党的培养和教育，也是我一生的期望，我为他们感到自豪。我的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华，虽然只是人生旅途中短暂的一年，但它却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。

■法官手记

父亲

最初对父亲的印象，是模糊的，这大抵是因为记忆的缘故。让我印象最深的，一是父亲送我上学，二是父亲的教诲。

家附近没有好的中学，遂努力考入一所较好的。可惜，距离太远。其实，距离放在今天来看，也不远。但是，私家车还没有普及，公交又不便利，给我的选择或是住校或是走读。父亲心疼我住校吃住不好，决定让我走读，每天送我去读书。

从家到学校，有一公里左右的上坡。一个人骑自行车尚且费劲，何况是再带一人。父亲有些倔强，明明已经很难再蹬动链条，索性就站起来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车身随着左右腿的交替发力，有规律地摇摆着，直到走完那一段长长的上坡路。每当我心疼父亲让他放我下来一起走过去时，他总是笑着说说不累，权当锻炼身体。下雨天，父亲披着雨衣，雨水把他的头发打得凌乱，父亲扭过头看后方来车，我已分不清他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汗珠。北方的秋季，多暴雨，夹杂着狂风和电闪，我抱着父亲的腰，躲进雨披，仿佛瞬间和外边电闪雷鸣的世界相隔绝。路上结冰，父亲也照旧送我，至今还记得那样一个场景：路两边白雪皑皑，路上的冰尚未全部融化，父亲紧紧握住车头，带着我骑行在那条叫钢铁路的地方……

每次把我送到学校，父亲回去上班，来时的下坡就变成了2公里多的上坡，父亲骑不动了，推着车，一步一步走回单位。就这样，风雨无阻接送我三年，从未间断。

工作后，父亲只是一再叮嘱，要干好本职工作，要与人为善，要尊敬领导、团结同事。父亲的教诲，铭记于心。

现如今，我也初为人父。再回头，看父亲，似乎泪眼婆娑，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头发早已半白。父爱如山，它深沉，不喜欢说出口；它伟岸，一时难以窥其全貌；它雄浑，有不可阻挡的力量；它磅礴，无人可以撼动；它伟大，能够为子女奉献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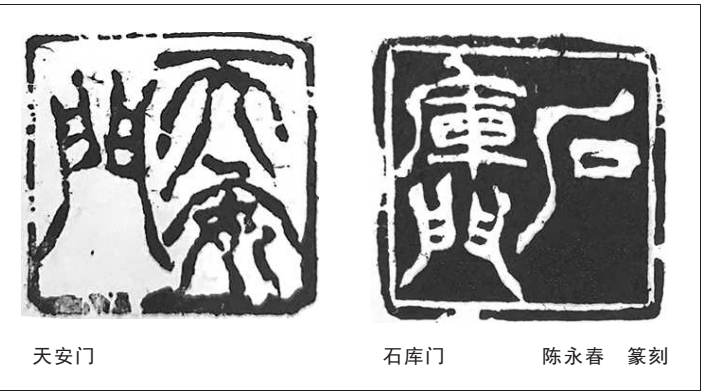
我会当好一位父亲，因为我有一位好父亲，他一直在用同样的爱，关心、陪伴着我，从未改变。

■私人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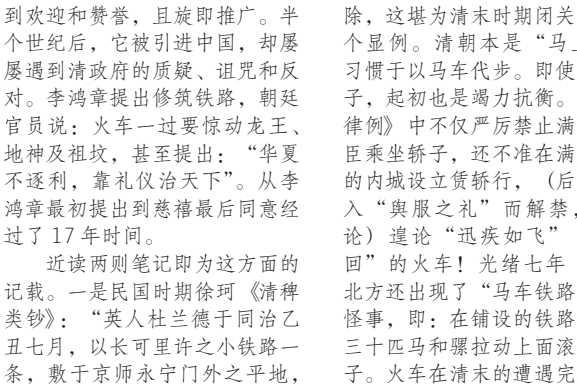
难忘的入党那一天

到了会场。会场里灯光通明，热气腾腾，我坐到我所尊敬的老师傅、共同工作的熟悉的姐妹们身旁，听着他们对我的希望、鼓励……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，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，似一股暖流在我胸中涌动。我不再是过去任性的小姑娘，我会长大，因为我是党的女儿了。在鲜红的党旗下，我举手宣誓：一生跟党走，不回头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加班加点不计报酬，努力学习技术。三班倒，后来又是四班三运转，最不适应的就是上夜班，每到凌晨三四点我就会呕吐，吐完继续操作。夜班的最后一天往往还要义务加班，连续工作十个小时，再累我没有叫过；再苦我也坚持着干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有时候工区发放电影票，我挑最差的座位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小事做起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经常和其他党员一道看望生病的职工，捐款帮助家庭困难群众，因为我是党员。我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个人和十佳新风个人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这代人大部分失去了进大学读书的机会，于是乎我白天上班晚上自学，先取得了高中文凭，又通过全国电视大学统考取得了大专学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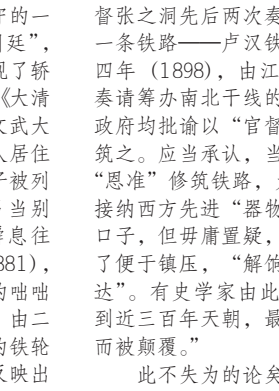
几十年瞬间过去了，我也早已退休。值得我欣慰的是，我的儿子、儿媳也是中共党员，儿媳还被评为行业标兵、高级工程师、市三八红旗手、团中央授予的先进个人，这都是党的培养和教育，也是我一生的期望，我为他们感到自豪。我的二十二岁正值青春年华，虽然只是人生旅途中短暂的一年，但它却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。



天安门 石库门 陈永春 篆刻



船 麦华 摄



灯下漫笔

清末引进火车时

19 世纪初，伴随着蒸汽机的发明，人类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代。

这个时代发初期的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火车的诞生。1815 年，英国一份政府公报中，就“蒸汽机的新应用”介绍说：“今后一段时间，在利兹将有一部蒸汽机被安装在车轮上，借助一个巨大的齿轮，让它在轨道上运行。”1825 年 9 月 27 日，斯蒂芬森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“旅行者号”蒸汽机车，装载 90 吨货物和 450 名乘客，以时速 20 公里的速度，成功完成了第一次火车运行。

火车的出现，在欧洲普遍受到欢迎和赞誉，且旋即推广。半个世纪后，它被引进中国，却屡屡遇到清政府的质疑、诅咒和反对。李鸿章提出修筑铁路，朝廷官员说：火车一过要惊动龙王、地神及祖坟，甚至提出：“华夏不逐利，靠礼仪治天下”。从李鸿章最初提出到慈禧最后同意经过了 17 年时间。

近读两则笔记即为这方面的记载。一是民国时期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：“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，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，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，

以小汽车（即火车）驶其上，迅疾如飞，京人诧为妖物。旋经步军統領饬令拆卸，群疑始息。”二是晚清文人葛元煦《沪游杂记》：“光绪元年，西人买马路一条，二年筑为火轮车。路旁围竹篱，中以五尺许方木横排。相离二尺许，上钉铁条二，连接不断。车用四轮，轮边中空外实，銜铁条以行，不致旁越。火车一辆带坐车八九辆，每辆约坐三十人。行时风驰电掣，瞬息往回，较轮舟尤速。”然而，这条铁路不久便被清政府以 28 万两白银买下拆除。

火车在欧洲视为工业革命时代的科技重大成果，广泛运用，引进中国后却被目为“妖物”，强行拆除，这堪为清末时期闭关自守的一个显例。清朝本是“马上朝廷”，习惯于以马车代步。即使出现了轿子，起初也是竭力抗衡。如《大清律例》中不仅严厉禁止满汉文武大臣乘坐轿子，还不准在满族人居住的內城设立赁轿行，（后轿子被列入“舆服之礼”而解禁，另当别论）遑论“迅疾如飞”“瞬息往回”的火车！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北方还出现了“马车铁路”的咄咄怪事，即：在铺设的铁路上，由二三十匹马和骡拉动上面滚动的铁轮子。火车在清末的遭遇完全反映出

此不失为的论矣！